

藝術經典

考工新記

○ 王稼句 著 ○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藝術經典

考工新記

○ 王稼句 著 ○

SPM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工新记 / 王稼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218-13895-4


I. ①考… II. ①王… III. ①民间工艺—介绍—中国 IV. 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224784号

KAOGONG XINJI

考工新记

王稼句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主 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李展鹏 张 静
装帧设计: 张绮华
内文设计: 奔流文化
责任技编: 周 杰 周星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2号楼 (邮政编码: 510300)

电 话: (020) 85716809 (总编室)

传 真: (020) 85716872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16848)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5716826

题 记

“考工”一词，自然出自《考工记》。《考工记》是一部有关先秦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篇幅虽仅七千字，内容却很丰富，记录了造车、铸金、琢玉、制革、练染、抔殖、匠作等手工业技术，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故成为研究先秦科学技术及器物制度的重要文献。自东汉起，学者就表现出对《考工记》研究的重视，沿至清代，研究更加深入，论著层出不穷，其中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堪称乾嘉学派的重要学术贡献。迄至于今，在《考工记》的整体考察和推广普及上，闻人军的《考工记导读》和《考工记译注》，戴吾三的《考工记图说》等，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不佞这本《考工新记》，只借用了“考工”两字而已，与《考工记》文本研究并无关系，与科学技术史的宏大叙事亦无关系，仅是从个人兴趣出发，撷谈民间工艺史上的玩艺儿。由于自己并非行内专业人士，又学养浅薄，于技术层面往往只能一笔带过，只是在物态流变、历史掌故、风俗现象上作点介绍。我的期待值渺乎小也，只是想

让与我有同样兴趣的读者，产生更大兴趣罢了。

《考工记》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其叙篇中的几句话，放在这本书里作为工艺思想的提示，也还是合适的，当然需要作点新解。

如“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乃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但分工有所不同，《墨子·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鞮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百工制作器物向以木、金、皮、玉、土“五材”为主，需要审察其曲直纹理、阴阳向背等特点，才能因材施教，各随其宜，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

如“粤之无铸也，非无铸也，夫人而能为铸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各地情形不同，越的青铜冶铸，燕的皮甲，秦的戈戟，戎狄的弓弩和车辆，都是一方工艺所长。人与物的关系，《庄子·在宥》有道是“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人是创物的第一因素，在工艺史上占主导地位。

如“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工艺需要不断传承，世代遵循，方能传之久远。如《国语·齐语》所说，凡百工造物，“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这与《荀子·儒效》说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是一个道理。

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

为良”。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乃古代技术传统的造物原则和价值标准。天时地气，说的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要求进入“技进乎道”的境界。材美工巧，则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也是具体衡量器物高下文野的依据。

这本小书以《考工记》的工艺思想罩之，很像是小孩穿了成人鞋帽，颠颠然，跼跼然，既不相称，又有点好笑。况且书中所谈，几乎都是些不能实用的“长物”，这也正是古人所反对的，《管子·五辅》就说：“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奇技淫巧，世所诟病，我自然心知肚明。但有些事说不明白，在工艺史上，奇技淫巧的器物随时随处皆有，人见人爱，诗咏歌赋，大发观止之叹。这正是思想与物态矛盾的地方，自然很难解释清楚，我也就只好拿《大学》里的话来解嘲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二〇一九年六月七日，己亥端阳

目
录

核雕记	001
纸物记	019
烟火记	032
爆竹记	057
纸鸢记	069
泥人记	088
捏相记	106
傀儡记	123
時計记	153
折扇记	176
竹刻记	202
纸马记	218
门神记	234
金砖记	259
墨盒记	272
苏绣记	288
后 记	310

核雕记

小小核雕，二十多年前开始时髦起来，喜欢它的男女不在少数，往往将它作为时兴的装饰，腕缠一串，甚至不止一串，摩挲玩弄，一枚枚泛出包浆的亮色来。

施雕于果核，起于何时，颇难稽考，早期有两个事例，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是行合趋同的。一是后蜀后主孟昶所得之蟠桃杯，《广群芳谱》卷五十四引《野人闲话》：“蜀文谷好古之士也，于中书舍人刘光祚处见桃核杯，杯阔尺馀，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又引《后蜀纪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书舍人刘光祚进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陈抟。”一是北宋徽宗赵佶所得之西王母半升蟠核桃，宋濂《奉制撰蟠桃核赋序》说：“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门，召翰林词臣，出示臣桃半核，盖元内库所藏物也。其长五寸，广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赐汉武帝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绘龟鹤云气之象，后镌‘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其字如前之数，亦以金饰之。所谓庚子，实宣和二年，字颇疑祐陵所书。”从两者的造型来看，桃核既如此硕大，又作如此的雕琢和刻画，与后世所说的核雕，

不是一回事，但若然要对核雕追根寻源，大概可以算个例子。

今所知最早的核雕名工，已是明宣德年间的夏白眼。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说：“又宣德间夏白眼，能于乌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状，半米粒，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鸾，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所谓“娃娃”即孩儿，此词颇见于元曲。夏白眼不但能在一枚核上雕刻十六个孩儿，每个仅半粒米大小却神情毕现，而且能在一枚核上雕刻“子母九螭”或“荷花九鸾”，两者都是传统吉祥题材，大小九条龙腾驾于云雾之中，大小九只鸾翻飞于荷花之间，栩栩如生，雕工之精，让人叹绝。与张应文同时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中称他的制作“可称一代奇绝，传之久远，人皆宝藏，堪为住世一物”。夏白眼的生平，惟文震亨《长物志·器具》提到一句：“至于雕刻器皿，宋以詹成为首，国朝则夏白眼擅名，宣庙绝赏之。”他能被宣宗直接赏识，应该是宫中的匠作。文震亨是带有贵族气息的鉴赏家，虽然推崇夏白眼的雕工，但认为不当施雕在果核上，他说：“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玛瑙等为佳器，若一涉竹木，便非所贵。至于雕刻果核，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这种工艺思想，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奇技淫巧本来就并非正道，而材料的采用，更分出雅俗的不同。这个问题，或就牵涉到传统工艺思想史上的分野来。

夏白眼之前，应该已有不少核雕者，惜已不能具体知道；夏白眼之后，自然有更多核雕者，但文献记载都已在嘉靖以后了。

嘉定竹刻家朱纓，字清甫，因父朱鹤号松邻，故以小松自号。其能世家业，技艺视其父益臻妙境，刀锋所至，不但肌理肤发细入毫

末，而且神爽飞动，恍然见生气。他曾作核雕罗汉念珠，毛祥麟《墨馀录》卷十五《嘉定朱氏竹刻记》称其“尝仿唐吴道子画，镌刻罗汉像，作念珠一串，其刀锋细若蚊睫，无不须眉欲动，各具情态”。朱纓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生人，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卒，年六十八，其所雕念珠，或在中年。

万历前期，苏州出现了不少核雕名工。钱希言《猗园》卷十六说：“吴中雕工，凡数十家，余所见昔有陆子霑，一名小贺。今有顾师云之子小顾，名未详，沈其材子宗彝，字子序，两人并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乌木、象齿、犀角，以为卮孟罍缶诸器，备极精巧，有得心应手之妙矣。此不足奇也，曾见沈生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许，篷橈舵槽綵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帻卸衣，盘礴于船头，衔杯自若。一人脱帆，袒卧船头，横笛而吹，其旁有覆笠。一人蹲于船尾，相对风炉，扇火温酒，作收舵不行状。船中壶觞钉案，左右皆格子眼窗，玲珑相望。窗楣两边有春帖子一联，是‘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十字。其人物之细，眉发机杼，无不历历分明。又曾见一橄榄花篮，是小章所造也，形制精工，丝缕若析，其盖可开阖，上有提，当孔之中穿条，与真者无异。又曾见小顾雕一胡桃壳，壳色摩刷作橘皮文，光泽可鉴。揭开中间，有象牙壁门双扇，复启视之，则红勾栏内安紫檀床一张，罗帏小开，男女秘戏其中，眉目疑画，形体毕露，宛如人间横陈之状。施关发机，皆能摇动如生，虽古棘刺木猴无过。此巧岂物之妖者乎？沈生又取桃核刻作竞渡龙舟，爪牙鳞鬣，状欲飞举。龙口衔夜光珠，一人执小旗立于龙首，一人荷关刀立于龙尾，两旁据舷而坐者各四人，细桨轻撻，运动如驶，

其舟像水中行也。又于蒲桃壳上镂出‘草桥惊梦’一段，屋宇人物精绝无论，间以疏柳藏鸦，柴门卧犬，悠然夜景，亦思致之最妙者。又用橄榄核雕‘碧云天’一段，描写出圉夫持鞭整镫，崔、张两人作徘徊顾盼之态，奇幻出于意表矣。其景即‘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句也。又用文犀雕百花篮为酒杯，种种花草具备，工致尤极。又橄榄核上镂出贡宝波斯四人，褰鼻卷发，袄子褊裆，形饰无不毕肖焉。如斯之妙，能于灯月下成之，皆若自然，巧夺造化。二子之技，今古罕俦。”

钱希言提到的陆子霑，张凤翼《处实堂集》卷七有《小贺传》，说他本是浙江乌镇酒家子，名恩，因从北京良工贺四学雕刻，技艺精湛，青出于蓝，故人称小贺，随师居肆于苏州郡城，“子霑居吴中，若锡山，若云间，若太仓，诸右族争迎子霑造器物，而吴中趋市者又争待子霑所造器物举火。故舟来迎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竞扶子霑登舟而咸不得解维。顾子霑不乐为富人作，而喜给趋市者”。可见他是一位纯粹的民间工艺家。可惜张凤翼几乎未提到他的制作，按钱希言“昔有陆子霑”一语来看，核雕也是他涉猎的范围。钱希言列举沈宗彝的五枚核雕，一是“小舸子”，二是“竞渡龙舟”，三是“草桥惊梦”，四是“碧云天”，五是“贡宝波斯”。又举了小章雕镂的花篮，小顾雕镂的秘戏。记录是详实而具体的，堪称核雕史的珍贵资料。《猗园》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钱希言四十一岁，所记见闻，当在万历中。

沈宗彝的“小舸子”和“竞渡龙舟”，都是利用橄榄核中间大、两头尖的原形，赋之于船的造形，精雕细镂，可供细细玩赏。

这个题材，早在成化时已有，黄玮《蓬轩吴记》卷上说：“南京一乐工，能刻木为舟，大可二寸，篷桅舵咸具，两人对酌于中，壶觞俎笾满案，一人挽篷索，一人握橹，一人运舵，皆有机能动，置之水中，能随风而行，略无欹侧。一舟必需白金一两，好事者竞趋焉。”是否是沈宗彝首先尝试以核代木，今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从这时开始，核舟成为核雕的一个重要题材。

继沈宗彝之后，以核舟闻名的，就是常熟人王叔远，其名毅，号初平山人，万历、天启间在世。《携李诗系》卷十九有“王布衣毅”条，称其“天启初自常熟来寓秀水杨家村，天怀旷迈，作诗懒于近名”，所著有《雪崖集》。但他的诗名不传，却以精于镂刻的馀事，为后人所熟知。他曾以所制核舟，先后分送李日华和魏学洢，两位都留下了记录。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说：“虞山王叔远有绝巧，能于桃核上雕镌种种，细如毫发，无不明了者。一日，同陈良卿、屠用明顾余春波新第，贻余核舟一，长仅捌分。中作篷橹，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开则内有栏楯。船首一老，蟠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仍挟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上安茶壶一，仍有味有柄。所作人眉目衣褶皆具。四窗上每扇二字，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船底有款‘王叔远’三字，仍具小印章，如半粟，文云‘王毅印’。奇哉！余闻古人有棘端沐猴之技，意谓托言。弱冠时，得见项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粒，一面书‘风调雨顺’，一面书‘国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宋宫中异人所献者。当时惊诧，舌舐而不下。

今见叔远此技，则又游戏出没，恣取万象于一毫，而无不如意者。”

魏学洵《核舟记》说：“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用石青糝之。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诮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左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

两位对王叔远的制作，都赞叹不已，就刻工无论，尺寸是大大缩小了，沈宗彝的“小舸子”，长度超过二寸，而他的核舟，长度仅八分上下，而核舟这个题材，至王叔远而得以发扬光大。但对这种精雕

细琢的工艺，也有人不以为然，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就说：“今之刻核舟者多，而未必尽出王叔远手，真贗之间，巧拙大异，非识者谁与解之。虽然，人心日雕日甚，作无益，贵异物，岂佳兆乎？”

与王叔远同时，还有一位核雕名工，即宜兴人邱山。陈贞慧《秋园杂佩》说：“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制胡桃坠，人物、山水、树木，毫发毕具。余见其有渔家乐、东坡游赤壁、百花篮，诗意有‘夜半烧灯照海棠’、‘春色先归十二楼’数事，窗阁玲珑，疏枝密树，掩映斐亶，即善绘者，无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见刀凿痕，终不及其雅谔矣，虽一小技耳，前后莫有工者。且胡桃大不逾寸，幻如许狡狴，令人目境迷离，亦一奇也，故记之。”邱山取材似比王叔远更广泛，“渔家乐”、“东坡游赤壁”都属核舟，“百花篮”与钱希言所记小章所刻的花篮是一脉的，他还镌刻古人诗意，体味意境，构思场景，将之化作立体的形象，比沈宗彝镌刻“草桥惊梦”、“碧云天”等戏文，似更有创造性。

古人诗意题材的核雕，明末清初仍有不少佳制，宋起凤曾见到一枚，刻得精工而有意境，《核工记》说：“魏子述核舟详矣，余更得其异焉者记之。季弟获桃坠一枚，五分许，横广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历历可数。城巔具层楼，楼门洞敞，中一人，类司更卒，执桴鼓，若寒冻不胜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隐蔽三章。松下凿双户，可开合。户内一僧，侧首倾听，户虚掩如应门，洞开如延纳状，左右度之无不宜。松下东来一衲，负卷帙，踉跄行，若为佛事夜归者。对林一小陀，似闻足音仆仆前。核侧出浮屠七级，距滩半黍。近滩维一舟，篷窗短舷间，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渐寤然。舟尾一小

童，拥炉嘘火，盖供客茗饮也。舫舟处当寺阴，高阜钟阁踞焉。叩钟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兴乃尔。山顶月晦半规，杂疏星数点。下则波纹涨起，作潮来候。取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计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宫室器具凡九，城一、楼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阁一、炉灶一、钟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滩石四，星、月、灯火三；而人事如传更、报晓、候门、夜归、隐几、煎茶，统为六，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愁苦、寒惧、疑思诸态，俱一一肖之。语云‘纳须弥于芥子’，为佛法言也，为文心言也，今乃知为匠心言矣。又闻之尺绡绣经而唐微，水戏荐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兹惧矣。先王著《考工》，盖早辨之焉。”这枚核雕既有舟楫，又有城楼、僧舍、佛塔，更将人物的活动和各自的神情作了刻画，体现出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惜乎作者已不能知道，物存名亡，在工艺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清初苏州人金老，已失其名，也是核雕名工。钮琇《觚賸》续编卷四说：“姑苏金老，貌甚朴而有刻棘镂尘之巧，其最异者，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后奋，中则方仓，四围左右，各有花纹。短窗二，可能开阖。启窗而观，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为东坡，坐而倚窗外望；禅衣冠坐对东坡，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师；几上纵横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铛，童子平头短襦，右手执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摇橹。外而舵篙篷缆之属，无不具也；舷槛檐幕之形，无不周也。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抚宋公家藏一器，左侧窗败，无有能

修治者，闻金老名，赠银十两，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制也。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我有四子，惟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核雕已被大收藏家珍视，江苏巡抚宋荤所藏一枚，既坏便修，无非为了把玩而已。由此可见收藏与把玩的关系，也无怪乎清宫旧藏的多宝格盒、多宝格箱如此之多了。

康熙时，嘉定竹刻家封锡禄，也善作核雕。金元钰《竹人录》卷上说：“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痴。性落拓不羁，天姿敏妙，奇巧绝偷。康熙癸未闻于朝，与弟锡璋字汉侯，同侍直养心殿，旋以病癫归里。”按道：“又善镌桃核舟，大不过两指甲，中坐三人，袍而多髯，坐而倚窗外望者为东坡；禅衣冠，对东坡坐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合。船首两人，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有酒具；船尾一人执扇烹茶，有茶炉，腹一孔，炉上茶壶仍有味有柄。舟底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两行细字。又于橄榄核上镌‘草桥惊梦’，屋宇人物，位置天然，间以疏柳藏雅，柴门卧犬，夜凉景色摹绘逼真，奇幻出人意表矣。”另一位嘉定竹刻家赵学海妻吴氏，“所制桃核舟与封氏并传”，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女性核雕作者。

清初，核舟已相当流行，并大都出自苏州工匠之手，高士奇《苑西集》卷四有《榄核船》一首，题注：“吴人以橄榄核为船，诸物俱备，且极工巧，得价亦无多耳。”诗云：“蓑笠渔家具，篷窗野客航。未谙浮巨浪，聊取置坳堂。茶灶闲相伴，纶竿手自将。雕镂心太苦，曾否足贖粮。”记下了核舟上的基本器物原素。由于当时核舟较

为常见，其他诗人也有咏唱，如吴伟业《桃核船》诗云：“汉家水战习昆明，曼倩偷来下濑横。三土漫成齐相计，五湖好载越姝行。桑田核种千年久，河渚槎浮一叶轻。从此武陵渔问渡，胡麻饭里棹歌声。”彭孙诰《和吴梅村咏物诗八首》之《桃核船》亦云：“度索春秋记未明，至今山下一舟横。问津旧觅秦人种，采实新疑汉使行。内殿贮来杯竞渡，御筵怀得叶同轻。东园桃梗犹漂泊，并载中流有棹声。”于核舟本身几乎未曾描绘，只是借之追述典故而已。

以罗汉为题材的核雕，由来已久，明嘉万时朱缨就刻罗汉念珠，至清初似更多见了，不但苏州工匠精于制作，其他地方也有。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吴振臣游福建，他在《闽游偶记》中说：“漳浦镇出核桃素珠，每粒镂空，镌刻罗汉三五尊，须眉毕肖，亦绝技也。”念珠的枚数有十八、二十七、五十四、一百零八之分，高士奇曾得一串，一百零八枚，合五百罗汉，慢工细活，累年方成。他在《记桃核念珠》中说：“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为之，圆如小樱桃。一枚之中，刻罗汉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课经者，荷杖者，入定于龕中者，荫树趺坐而说法者，环坐指画论议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趋而后侍者，合计之为数五百，蒲团、竹笠、茶奩、荷策、瓶钵、经卷毕具，又有云龙风虎，狮象鸟兽，狻猊猿猴，错杂其间。初视之，不甚了了。明窗净几，息心谛观，所刻罗汉，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织绮绣，或衣袈裟水田绉褐，而神情风致，各萧散于松柏岩石，可谓艺之至矣。”高士奇举唐王氏笔管、宋詹成鸟笼的雕镂之精后说：“今余所见念珠，雕镂之巧，若更胜于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